

## 我的博雅

陳國樑／政治大學博雅導師

在美國留學及日本教書的十年間，間斷陸續的，或藉由同事間的討論、或與學生們互動，讓我從「聽過」與「知道」博雅 (liberal arts) 這個名詞，到「認識」與「見識」了博雅。2010 年，回來台灣一年後，幾個財政系二年級修習財政學的學生，讓我發現了指南山下的博雅實驗。好個錢致榕！在百足已僵的台灣高教體系下，尤其選在政大這個背負著沉重包袱的學校來啟蒙台灣的博雅教育，沒有一個「世界級的傻瓜」還真不行。我也傻，但是不夠傻、傻的不夠格、膽子又小。現在只能期待錢老師「繼續傻下去」，可別突然「聰明」起來了。

清楚的記得那幾個博雅孩子找我指導論文的場景：靦腆的紋綦，一邊向丈二金鋼摸不著頭緒的我解釋博雅書院是什麼，一邊鼓起勇氣告訴我來找我的目的；而一旁看熱鬧似得、忍俊不禁的宜儒，當然幫不了什麼忙；嚴肅的肇翔，認真的態度讓我比他更緊張；頑皮的鍾愛則是收起了上課時總是掛著的酒窩，憤憤的訴說著她被其他老師們拒絕的不平。四年了，除了鍾愛去了獅子城接受天降大任前的磨練外，其他三個孩子，不放手也由不得我了。

教書十一個年頭了，山終究是山。當老師的心態，從一開始的「心虛」，轉變為中間階段的「懷疑」，現在則是越來越清楚自己在幹嘛。但是，弄清楚自己在幹嘛後，心又虛了起來，而且還多了幾分「緊張」。總是覺得，課越來越難上，尤其是新學年一開始面對初次見面的學生，那隻在胃裡翅膀張張合合的蝴蝶，動作越來越劇烈。財政學的第一堂課，面對學生，我總是拋出：「為什麼要有政府？」這個議題；站上講台上，聽著七嘴八舌來自台下的聲音，我不斷自問的是：「大學教育要幹嘛？」、「要這些孩子們坐在下面幹嘛？」我的專業不是教育學，沒有能力從教育學理的觀點辯證，但既然身為大學教授，總有自己的想法。同時也是一個七歲小女孩的父親的我，看著她熟睡的臉龐、聽著她勻稱的呼吸聲，我可以確定我的答案。

大學教育與其他的教育本質沒兩樣－培育具有完整人格的人；大學教育與其他的教育不同的是－它是在教育的最後階段，雕琢修綴完成人格的中心思想。這個中心思想必須具備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(independent thinking)、邏輯與理性辯證的能力 (logical reasoning)、以及預見、面對、與解決問題 (problem solving) 的能力。具備了這樣的中心思想，你可以不需要忙於應付變化萬千的經濟活動，而是使其他的人忙於應付你所引領的風騷；你可以不用追隨最頂尖的研究，而是不斷的拓展所屬領域的疆界；你可以不侷限在別人定義的框架下思考，而是打造屬於你的框架。

孩子們，如果你來大學是要求得可以讓你在職場搶手的一技之長，那你注定要失望。大學教育無法提供你應付多變的經濟活動所需的專業技術，即便招生廣告中總是可以看到這些不負責任的宣傳。大學課堂通常不會、也不應該用於教導那些滿腦子獲利率與股價的大老闆們，齜牙裂嘴、口口聲聲所要求的－大學教育必須與實際應用接軌－的那套玩意兒，因為即便課堂上學習了當下職場最熱門的技術，等你畢業後，往往早已派不上用場。果真要順大老闆們之意而行，唯有將「教育部」改隸「勞動力發展署」、「大學」更名為「職業訓練所」，而全國前一百五十大企業 CEO 們則各兼任一所「訓練所所長」。

情何以堪的是，學界還有人呼應，師出有名的以此為由大談高教改革。原則可以有例外，但不能一再被放棄；理想可能無法達成，但不能沒有。大學教育再繼續自甘墮落、自取其辱下去，站在講台上的我，終將無顏面對台下的孩子們。對於象牙塔外的台灣社會，我想套用 John F. Kennedy 的邏輯說句話：不要問孩子們未來能做什麼，問你自己現在能為他們做什麼。不要趾高氣揚的把你想要的硬塞給孩子們，請你讓他們自己挑選；不要自以為是的告訴孩子們應該要學什麼，請你讓他們自己決定。

孩子們，如果你不知道來大學要幹嘛，那大學教育很可能會讓你迷惘，因為很快的你就會發現圖書館裡汗牛充棟的書籍，每一本都大有道理。不能使書本為你所用，那你就很有可能坐困於書本與教條所成的桎梏裡。我不相信「書到用時方恨少」，因為從經驗來看，往往是「恨你時到不用書」。大學教育無法引領你站在科學研究的最前端，因為沒有教授可以定義一個領域的界線。大學教育並沒有致力於教你發掘問題，因為問題往往是在教科書的框架中明白清楚定義好的，而且書商們還附上了不錯的答案。

加入錢老師的博雅計劃快三年了，始終讓我念茲在茲的是「博雅」到底是什麼？如果三年前錢老師在電話中向我解釋了他的博雅，我想我會很客氣的婉拒他的邀約。三年來我也謝謝錢老師從來不曾試圖向我解釋他的博雅是什麼，甚至在導師沙龍時間坦率的告訴所有導師們，再多的物理與數學，他也沒有能耐把博雅「寫下來」。我的「博」再清楚不過了，它就是那個完整人格的中心思想。我的「雅」很抽象，是一種氣質。它是科學應該要有的對人類社會以及所處環境的關懷，發自內心、渾然天成，以美的方式呈現。我不敢再寫下去，深怕我笨拙愚蠢的文字與矯情做作的語法，褻瀆了它。須知道：「有博不能沒有雅，要雅怎能不博。」